

通緝令三十條

钢铁战士

GANGTIE ZHANSHI

长龙 方人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通俗文艺小丛书

鋼鐵战士

长龙友人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內容提要

本篇写的是上海广慈医院抢救在鋼铁战线上光荣負伤的工人的故事。工人丘財康同志被高温钢水烫伤得非常严重，根据国际医学文献，这样严重的烫伤者是百分之百救不活的。可是在党的领导与教育下，广慈医院的医护人员打破迷信，拔白旗，插红旗，创造了奇迹；同时丘財康同志的高贵品质和顽强意志也感动了所有的医护人员，使他们受到深刻的教育。从本篇故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新社会救活了丘財康同志。

通俗文艺小丛书
鋼鐵战士
长龙方人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68弄2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78號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开本：787×1092 華1/36 印張：15/18 字數：13,000

1958年7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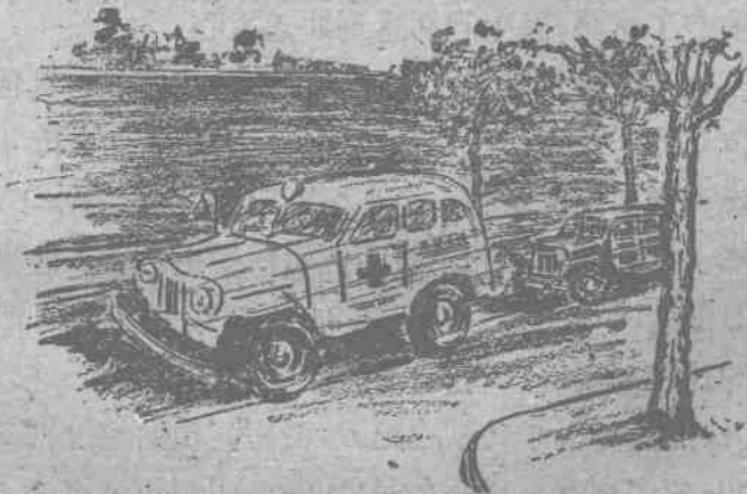
1958年9月第2次印刷 印數：10,001—20,000

统一書号：T10077·900
定价(5) 0.08元

一、绝望的暗影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急促的警鐘声不断地响着。

1958年5月26日深夜，一辆白色的救护车以每小时80公里以上的速度，飞一般的在上海的瑞金二路上开行着。它一直开进了广慈医院。



靜悄悄的醫院，頓時緊張起來了。醫生、護士們急忙從夜間急診室里跑出來，打開車門，抬出三個燙傷的人。他們是上鋼三廠的煉鋼工人。當他們在辛勤勞動的時候，不幸因鋼水出爐，發生意外——1300多度高溫的鋼水從盛鋼桶里傾瀉出來，這三位工人遭到了嚴重的燙傷。他們全身一塊黑，一塊紅，表皮脫離了肌肉，有的地方血淋淋的。有一位工人手臂抽動着，不時發出一陣陣痛苦的呻吟……。

不幸的消息很快地傳遍了整個醫院。為了緊急搶救鋼鐵戰線上光榮負傷的戰士們，所有住在院里的外科醫生和護士都動員起來了，住在院外的高級醫師有的也被找了來。大家立刻動手，進行搶救。可是檢查了傷勢，醫生們都感到缺乏信心。

這三位燙傷的工人中除一位傷勢較輕外，其他兩位都特別嚴重。一位是司爐長丘財康，全身除了胸膛和腰部束皮帶的一個小圈圈以外，全給燙傷了，背部、臀部、两只手和下肢兩側燙傷得更厉害。醫生計算他的燙傷面積為百分之84.5。另一位叫劉四的小的比他還要厉害些。燙傷的深度都在百分之20以上。按照國際醫學文獻的記載：燙傷面積如超過百分之50；死亡率就有百分之85；如燙傷面積超過百分之



70，那末生命就很难挽救了；如燙傷面積在百分之85以上，死亡率就是百分之100。另外，燙傷深度在百分之20以上，也可以引起很高的死亡率。这两种因素加在一起，严重性也就更大了。此刻，經過冲洗、包扎，醫生們又為病員切開靜脈，滴入血漿和麻醉劑。每一个医生和护士都紧张地劳动着，简直忘记了疲乏；因为他们想到这三位工人为鋼鐵生产而受伤的情景时，就觉得自己一点点的辛劳算不了什么。这也是一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考驗，医护人员們都

为自己能經得起这場考驗而感到欣慰。可是，“国际医学文献”六个字，象一个暗影般籠罩在他們的心上，他們認為現在努力搶救，只是聊尽人事罢了，实际上是一場沒有希望的战斗。

第二天早晨，上鋼三厂的党委組織部长赶到了广慈医院，跟医院领导和医生們作了一次恳切的交談，要求他們在医疗上創造奇迹，务必把病員的生命搶救过来。但是医生們認為沒有把握，他們不敢打破对于“国际医学文献”的迷信，同时他們以为广慈医院的設備条件和医疗水平也比不上外国最好的医院，奇迹又怎么能够創造出来呢？

当天上午，院方邀請了院外的一些著名的外科专家來会診。专家們发表了各种不同的意見。大家并没有从这次会診中树立起信心来，相反的，絕望的暗影却显得更濃重了。当討論到要不要給两个重伤病員注射 A.C.T.H. 激素(药名)时，一位专家說：

“我来一次，比用上 A.C.T.H. 更好些。”

他的意思是說：这种药用也罢，不用也罢，病員总归是救不了的；既然我們专家來会診过了，你們医院对于病員死亡，可以不必負什么責任了。

听了这位专家的狂妄的話，許多外科医生心里

都感到气愤。医生們还是以救死扶伤的精神，努力进行搶救；可是他們的工作却建立在“尽人事”的思想上面。“国际医学文献”，使他們感到象有一条鸿沟似的不可跨越！

二、打破迷信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医院的党组织出来干预了。党总支决心要想尽一切办法，救活受伤工人。副院长兼总支书记程贤家同志亲自挂了帅。

党总支召集了全体外科医护人员，举行紧急会议。总支书记开头的话还比较安详：



“同志們，兩位工人的傷勢是嚴重的，但嚴重並不等於絕對的沒有辦法。……我了解大家都已經發揮了高度的干勁，盡了不少的努力，這是好的。”說到這裡，他加重了語氣。“不過，就是我們的醫生還稍稍有些迷信，——迷信洋人，迷信自己。當然，對於外國的文獻資料不可不信，但也不該全信；因為統計學本身是科學真理，問題在於由誰掌握與運用。”

總支書記越說越激動：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被燙傷的是什麼人？絕大多數是勞動人民，是工人。資本家和反動政府對工人的疾病當然不會關心，那些醫學專家也從不全力以赴地搶救工人的生命。所以，資本主義國家的燙傷病人死亡率高，這是必然的現象，也是我們不可全信的理由。”

這些話一句句緊扣着在座的人們的心弦，大家對於國際醫學文獻的迷信開始動搖了。總支書記繼續在有力地說下去：

“今天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裏，工人階級是主人，我們國家不惜付出任何代價，一定要千方百計地進行治療。這幾位工人是在鋼鐵戰線上負傷下來的，我們每個受過黨教育的外科醫師，是不是已經用

尽了一切力量，想尽了一切办法，来挽救受伤的工人同志的生命？我們为了搶救英雄的生命，难道不能够創造出奇迹來嗎？請同志們想一想。”

說到这里，問題已經很清楚地摆在大家面前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为了祖國建設而受了重伤的工人同志，我們的党是会調动一切积极因素去拯救他們的生命的，决不吝惜一切。党爱护人民的財富，但更爱护那些創造財富的人們。在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奇迹是可以而且必定会出现的。

总支書記的一番話，使得在座的全体医护人员都开始解放了思想。同时，病員的可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質和风格，也深深地感动了医护人员，教育了医护人员。

三、要活下去

病員丘財康是一个青年共产党员，是一个先进的炼鋼工人。他原先是崇明島上一个貧困的农 民，解放前，由于国民党抽壮丁，逃了出来，摆过小摊子，做过船上的杂工，在那些黑暗年代里，他受够了苦难生活的折磨。解放后他到上鋼一厂当学徒。1952年

入团，1954年入党。1956年调到上钢三厂，现在是上钢三厂转炉车间的司炉长。在劳动中，他的一双眼睛锻炼得比精密仪器还要敏锐。苏联专家曾经称赞他说：

“中国工人真聪明，只要用一双眼睛看钢水的颜色，就能决定钢水的成分和质量。只要眼睛一看，就可以决定出钢，真了不起！”

入院的第二天，丘财康清醒了，他觉得全身痛得象刀扎一样。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宝贵的眼睛，他怕连眼睛也灼伤了，再也看不清楚炼钢炉里熊熊的火焰。于是他用急促而震颤的语言，问守候在旁边的医生：

“医生同志，我的眼睛坏了没有？为什么我看出来有点模糊？”

守候在旁边的是外科副主任史济湘医生和几个女护士。史医生告诉他：

“你的眼睛很好，一点没有烧坏。”他还恐怕丘财康不相信，离开病床几步，伸出四只手指，问道：

“这是几只手指头？”

“四只。”丘财康很快地回答出来。

史医生高声说：“你看得很清楚，放心好了。”



丘財康的头微微地轉动着，表示出高兴的样子。

有一次，丘財康同志在最痛苦的时候，全身顫动，牙齿格格作声。他也感到了死亡的威胁，便用尽力气，对史医生說：

“医生同志，我要活下去，你应当想办法救活我。我的家、我的爱人、我的孩子，我都放得下……不是我夸口，炼鋼爐需要我，生产上需要我，厂里少不不了。我一定要活下去！”

史医生亲切地告訴他：“党会救活你的。”

丘財康听了，臉上現出快乐的神色。

老丘心心念念忘不了炼鋼爐，他要活下去，也就

是要为祖国炼出更多的鋼鐵。除此以外，他对个人的事想得很少。那一天，他的爱人华秀芳来看他。她怕他惦念家中的孩子，安慰他說：

“孩子們都很好，刘光同志（厂里車間总支書記）也到我們家里抱着孩子玩了一陣。你放心吧，有党关心，家里的事你一点也不用想。”

丘財康二話不說，光急着問：“你代我交了党費沒有？”

原来自从老丘进到医院里，交党費的事情他已經講过三次了。他在伤势非常严重的第二天，刘光同志和华秀芳来看他，他就郑重地叮嘱他的爱人，要她把他这个月的党費，交给党总支組織委員。他对



別的同志也談過這事。此刻，他的愛人告訴他說黨費已經交了，老丘才談別的事情。

丘財康在痛苦中所最關心的，是他所領導的二班工人的生產。上鋼三廠廠長和黨委書記來看他，他向廠長建議說：

“我燙傷了，我們二班的力量弱了，領導上要調配一下力量，不能影響生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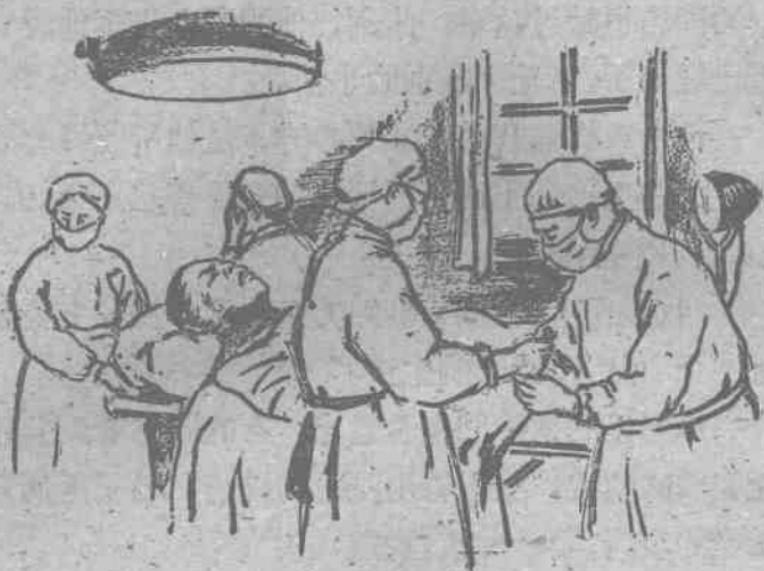
車間里的伙伴們來看老丘，有的同志看到他體無完肤的情況，臉上露出難過的神色。老丘用兩只很亮的眼睛，看着大家，說道：

“你們別怕，這種事情是不大可能碰到的。黨會救活我。我還要煉鋼，擴建的廠也在等着我。”

丘財康跟伤病作鬥爭的頑強精神，使所有的醫護人員感動極了。在換藥的時候，有時他痛得直咬牙齒，就是用笑氣（一種麻醉劑）也難以使他安靜下來。有一次他实在熬不住痛苦，曾經粗魯地罵了兩句。但是他想到這是为了給他治療，為了讓他活下去，于是立刻向醫生和護士表示歉意，并且說：

“你們換吧，不換怎麼會好呢？”

有時劇痛實在無法忍受，他就用微微顫抖的聲音叫着：“毛主席來啊！毛主席來啊！”



就是这话给了他力量，给了他希望。在病床旁边的医护人员听到他这样叫喊时，心里一阵难受，眼泪不由的流下来了。

四、对 比

院方指定两位青年外科医生负责陪伴丘财康。就在一开始的时候，其中那个叫陈德昌的共青团员一直寸步不离地守候在老丘的身旁。但有时候要对外去联系一件事，或是领些什么药品，陈医生总是提起两腿，飞也似的亲自跑出去干，因为他想自己跑去

可以少耽擱些時間，而且也可以交代得清楚些。陳醫生是个十分热情的青年人，有說有笑，懂得病員的思想感情，不久，他就跟老丘結成深厚的友誼。他深深体会到，在丘財康身旁工作的时刻里，几乎每时每刻都有使人值得深思的东西，值得学习的东西。陳醫生曾經这样問自己：

“老丘在 1952 年入團，我也是 1952 年入團的。在党的教育下，他已經成为坚强的战士。可是我呢？几年来，走了不少弯路，这是因为沒有很好地听党的話的緣故。拿句老丘的話來說吧，难道我今后沒有个打算嗎？我为什么不能下个决心，把自己改造成象个老丘那样的人呢？因此，象老丘那样一位同志，我怎能不把他救活？我一定要完成党交給我的任务！”

这一时，陳德昌陪伴着丘財康，連自己的絡腮胡子也忘記刮了。有一次，文化廣場开大会，他不能不去。有个护士对別人講：

“从老丘来了，陳医生还是第一次出去透空气哩。”

丘財康的高貴的无产阶级品質和顽强的战斗精神教育了医护人员，上鋼三厂和其他好些单位又給医院送来了表扬信，大家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干勁是

空前提高了。可是要使每个人在实际行动中，都能做到政治挂帅，在思想上都拔掉白旗，插上红旗，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例如当全院职工都在忘我地为病员服务的时候，却发生这么一回事，使所有的护理人员都觉得非常气愤。有一个护士叫梅静，她没有跟大家一样地树立起人人为我、我为人的思想，而是念念不忘她那“高贵”的儿子。别人都把护理负伤的钢铁战士作为最光荣的任务，而她却不敢接近病员，甚至可耻地拒绝了这项分配给她的护理工作，为的是怕病人身上的细菌，会传染给她的儿子。护士们都很激动地向梅静提出质问：

“你明明对外科护理是内行的，为什么分配你去，你却不愿意去？”

在开头的时候，梅静还是强调客观因素，不能接触自己的思想来检查。经过同志们的不断启发，说明是她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作祟，她方才有了初步的認識。支部书记有力地对她说：

“丘财康同志在百般痛楚中想到的是什么？而你想到的是什么？两相比较，他具有的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气魄，而你那个人主义的小我是那样渺小得可怜！”

听到支部书记的话，梅静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